



贺淑芳小说的社会意识探讨

A Study on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Ho Sok Fong's Novels

伍凯懿

NG KAI YEE

16ALB0232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1

贺淑芳小说的社会意识探讨

A Study on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Ho Sok Fong's
Novels

目次

宣誓	iii
摘要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马共书写	7
第一节 被遗忘的记忆	8
第二节 “黑豹”的形象	11
第三章 言论禁区	14
第一节 沉默下的暗流	15
第二节 “火线”与“湖面”之寓意	18

第四章 宗教与族群认同	22
第一节 徘徊于边缘的“他者”	23
第二节 “栖”的意象	26
第五章 结语	29
参考文献	31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伍凯懿 NG KAI YEE

学号：16ALB02324

日期：2021年4月23日

论文题目：贺淑芳小说的社会意识探讨

学生姓名：伍凯懿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文本之所以具有社会意识，那是因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生活于社会当中，其的思想自然刻有社会的烙印。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内容也一定会受限于其所所处的社会环境。受制于一定社会的作品，不但能反映作者所处在的社会的历史及当前的生活，还可以表现当前社会人们对政治、法律、宗教等等的观点与态度。

本论文将会以贺淑芳所处在的社会——马来西亚这特定的社会环境内才可能会出现的社会议题，如涉及到历史、宗教、及族群的作品进行研究。此外，本论文还会以小说中的意象，探讨其所要反映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 贺淑芳、马共历史、宗教、族群

致谢

在这里，笔者向那些在这大学生涯期间曾经给予陪伴及帮助过笔者的朋友和老师致以十万分感谢。还有对于家人在笔者撰写这论文期间给予更多的照顾及关心也表示十分感激。最后，谨向许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有您的指导及鼓励，笔者才得以在时限内顺利完成此份论文。

第一章 绪论

马华作家贺淑芳，出生于 1970 年 11 月 26 日，为马来西亚吉打州人，于 2017 年获得了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工程师和报章副刊专题记者。她于中学时期开始创作，但由于害怕影响到学业，所以在《马来亚通报》的〈文风版〉只刊登过两篇作品——〈存在〉及〈手术台一边〉，皆以“然然”为笔名。上到大学后，她才活跃于各大文艺副刊上，如《椰子树》、〈光华日报〉及〈星洲日报〉等。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她却停笔了四年左右，直到遇到经济风暴，她才重拾创作的笔。贺淑芳的短篇小说〈别再提起〉于 2002 年获得第二十五届中国时报文学评审奖，从此便在文坛上打开了知名度并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此外，她还获得过联合报文学奖及九歌年度小说奖等荣誉。贺淑芳于 2012 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迷宫毯子》，并于两年后，即 2014 年再次出版第二部小说集——《湖面如镜》，两书共收入了其二十一篇小说。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笔者第一次接触贺淑芳的短篇小说时是在马华文学的课堂上，当时学了无数遍的马华作品，唯独贺淑芳的〈别再提起〉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别再提起〉那

嗅觉的冲击及独特的写作手法，使我在两年后成功选上以马华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研究范围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部作品。过后经由朋友的强烈推荐，我便拿起了《湖面如镜》这一本贺淑芳的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中冷静、克制的笔法虽与我对作者的初印象有所不同，但我仍然被小说中的内容及氛围所吸引。后经与导师讨论，便再把贺淑芳的另一本小说集——《迷宫毯子》给读完，顿时对里面带有社会议题如历史、宗教、族群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原来那种紧张的关系是可以以用缄默沉静的方式来表达。

此外，当笔者对贺淑芳的背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时，才发现她在本科时并非是以文科生的身份毕业的，然而她的作品却非常的成熟，这让笔者不由得敬佩起作者。另外，作者对小说的态度更是让我钦佩，黄锦树说：“认识贺淑芳的人多半都知道，她写小说近乎苦吟，文字反复打磨、挖、改、删、削、钉钉补补的，唯恐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每每在那上头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¹作者对写小说的态度如此的认真及用心，更是加强了我以她小说来作为本论文的探讨对象的决定。

另外，经过笔者对有关贺淑芳小说研究的文献收集后，笔者发现有关她的作品研究其实是非常少的。除了她那篇尤为著名的〈别再提起〉获得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及研究之外，对于那些收录于贺淑芳小说集当中的其他二十篇小说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的。有关贺淑芳相关研究的稀缺，使笔者对于自身的研究方向更为坚定，笔者希望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及探讨，带出作者所要传递给读者们的中心思想。

¹ 贺淑芳，《湖面如镜》（台北：宝瓶文化，2014），页 227。

第二节 研究范围

对于贺淑芳可以把那严肃紧张的社会议题以寂静的方式给呈现出来，让笔者很是感兴趣，故此，本论文将以贺淑芳小说中的社会意识进行探讨。笔者将会在贺淑芳的小说集当中——《迷宫摊子》及《湖面如镜》挑选出五篇社会意识最为强烈的小说进行详细探讨，这五篇小说包括有〈黑豹〉、〈湖面如镜〉、〈别再提起〉、〈Aminah〉、及〈风吹了黄梨叶与鸡蛋花〉。本论文的内容将会分为三个部分来叙述。

第一部分，笔者将会以马共书写——〈黑豹〉进行论述。〈黑豹〉讲的是一个“你”从泰国南部参观了有关马共的据点及收集了有关马共的材料后，“你”的周遭便开始发生一系列离奇古怪的事件。笔者将会以这一连串的古怪事件探究出作者所要带出的中心思想，同时还会以小说标题“黑豹”的形象进行探讨。

第二部分，笔者将会以言论禁区——〈湖面如镜〉进行阐述。〈湖面如镜〉说的是一位大学教师的“她”每天在学校都谨言慎行，生怕自己说错话。笔者将会就这一情况探究出个原因，同时还会以小说内出现的“火线”及“湖面”进行探讨。

第三部分，笔者将会以宗教与族群认同——〈别再提起〉、〈Aminah〉、〈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进行叙述。这三篇小说皆围绕着一位穆斯林华人展开故事，〈别再提起〉中改教的大舅父；〈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

中申请退教的阿米娜。笔者将会以他们的遭遇及族群认同进行探究，同时还会以〈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中“栖”的意象进行探讨。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有关研究贺淑芳小说的前人有：林德顺的〈身灵归处：贺淑芳小说《别再提起》与多元族群伦理探讨〉；贾颖妮的〈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许文荣与李树枝合编的〈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及收录于《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内，由伍燕翎所写的〈写一出闹剧影评：浅谈贺淑芳《别再提起》〉。这四篇研究皆围绕着〈别再提起〉内那场抢尸闹剧的背后所要带给读者们的信息进行探讨。

此外，还有由林春美所写的〈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象〉，内容以五位出自马来西亚女作家之手有关马共的作品，其中还包括贺淑芳的〈黑豹〉进行了梳理，并且还指出了她们与一般马华男作家的马共书写之异同。

另外，黄锦树的〈空午与重写——马华现代主义小说的时延与时差〉，以及刘淑贞的〈裂缝与毯子：贺淑芳的小说迷宫〉，这两篇以收入于《迷宫毯子》内的多篇小说进行了论述。其中，后者可算是一篇对《迷宫毯子》内的意象研究是最为完整的。

从以上的整理不难发现前人对贺淑芳的小说研究是寥寥可数的。以上的文献主要只针对于收录在《迷宫毯子》内的短篇小说进行探讨，尤其是对单一文本〈别再提起〉的研究是最为多的。

纵观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针对收入于《湖面如镜》内的小说探讨更为稀少。笔者仅收集到了两篇有关收入于《湖面如镜》里的小说研究，即马蜂的〈从华文女作家作品看马、新、印尼的族群问题〉，以及开头出现，由贾颖妮所写的〈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这两篇都是以族群的方向对〈Aminah〉、〈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以及〈湖面如镜〉进行了探讨。至于除这三篇以外，《湖面如镜》以内的其他小说研究，笔者直道至今都尚未找到。

尽管资料寥寥无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除贺淑芳的〈别再提起〉以外的作品之研究及艺术的价值。黄锦树曾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在《迷宫毯子》的推荐序里将其誉为“马华短篇经典表现出的老练成熟”²。可见贺淑芳是获得学界上的认可的。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首先会先以略读的方式从《迷宫毯子》及《湖面如镜》中选出将要探讨的五篇小说，后再以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分析小说中的社会意识书写。所谓“细读”，即对文学作品里的语言与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细的解释与分析，并确保在阐

² 贺淑芳，《迷宫毯子》（台北：宝瓶文化，2012），页9。

明各种因素的冲突与张力的基础上围绕着作品的中心悖论展开。³笔者将会通过采用这一“细读法”来对贺淑芳这五篇小说中的文本语义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且还会仔细的阅读不放过任何一个字词以寻找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通过这一“细读”的方法，笔者发现贺淑芳小说的用字虽然非常简单，但她却可以依靠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而使文字显得简洁明净、易读难懂。

另外，笔者还会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分析笔者所要探讨的小说。社会历史批评，即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分析、及评论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⁴此批评方式，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在批评文本里被使用得最广泛。而社会历史批评的操作方法主要分为三种，即阐释作品社会的历史内容，考察作家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及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⁵因此，要想分析贺淑芳的作品，必要先了解其所生活下的环境的历史及风俗情况。通过阅读贺淑芳的短篇小说，笔者发现其大多数的作品都使用了意象来反映当今现实社会的面貌。

³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⁴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63。

⁵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72-77。

第二章 马共书写

1989年，马共与政府签下了和平协议，正式放下武器结束对抗。在此以前，因马共站在与官方政府的对立面，使之成为大家避之不及的课题，直至他们走出森林，以马共作为书写题材的作品才逐渐增多。此类题材的作品可称为“马共书写”，这类作品在近年来更成为了马华文坛中经常被讨论的对象。马共题材的作品不仅限于以中文书写，还有以英文及马来文作为书写语种的创作，内容大多集中书写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历史事件，主要以自传、口述历史、历史事件回忆录、个人回忆录、散文等等纪实文学为主。⁶这类以真实、非虚构的纪实性马共文学除了成功与官方历史进行对话，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了解马来西亚历史面貌的视角。

随着马共的解禁，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作家也渐渐开始涉入此类题材的创作。由于这批新生代作家不曾拥有那段历史的经验，因此他们的马共书写不再是纪实的文学，而是以小说虚构的形式呈现出对马共的想象。他们笔下的马共形象具有朦胧不清、迷离扑朔、晦暗不明的特征，里头的人物也很少以叙述者的身份呈现，使读者无法清晰地从中建构出马共的景象，也无法从中以马共的视角认识马共。⁷

⁶ 陈思和、许文荣，《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4），页79。

⁷ 陈梦圆，〈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叙事探析〉，《名作欣赏》2013年第29期，页75。

贺淑芳作为一位于 21 世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其马共书写继承了新生代作家神秘、模糊的特色，同时也极具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本章将会就贺淑芳以马共为书写题材的〈黑豹〉进行阐述。〈黑豹〉具有浓厚的魔幻色彩，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黑豹，一系列匪夷所思离奇古怪的事件，不但为这篇小说添加了一股神秘感，还映现人们对马共历史若有若无的认识。

第一节 被遗忘的记忆

在贺淑芳的小说集中，〈黑豹〉是唯一一篇以马共为题材、篇幅最长的作品。贺淑芳的〈黑豹〉有别于一般纪实性的马共书写，黄锦树曾在序中提到，“在现有的马共题材小说里，这篇可能是离‘马共视域’最遥远的。作者显然刻意与特定的现实保持距离。”⁸为了使之作品与真实历史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作者特意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假、亦梦亦实的氛围展开一系列诡异的故事。〈黑豹〉运用第二人称——“你”来叙事，这里的“你”，可以是单数的主人公或读者，也可以是复数的聆听者（我们），所有那些与主人公一样遗忘黑豹的大众。⁹小说以“你”来到泰国南部参观及搜集有关马共的材料，为自己每期杜撰的“搜秘奇闻”寻找灵感题材为叙事起点，自此，周围便发生了一连串恐怖血腥事件，自身也奇遇了“她”——一位消失了二十五年的马共成员。

⁸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4。

⁹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华文文学》2009 年第 6 期，页 88。

“黑豹”作为解开小说秘密的钥匙，它无处不在，然它却又无从寻觅，甚至被遗忘、否认。它，曾出现在众人面前，然却被说成是只黑猫，到后来怀疑是人工合成图，再到后来不了了之，无人提及；它，被老军人说起，然人们却说早在十多二十年前它就已不复存在，并说老军人脑筋不大对，当故事听就好；它，在老军人口里是只吃了人后会变化成人的黑豹，然“你”却联想到一个有关粉红豹与富豪对调身份的故事。大众对黑豹的存在——那段被遗忘的马共历史记忆，是人们已知的“黑猫”、“粉红豹”，是被遗忘，甚至是被否认的。

尽管如此，被大众遗忘及否认的黑豹却不断在“你”的世界里出没，“你”从初识的老军人嘴里第一次听来黑豹吃人的故事；“你”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开了间“黑豹专卖店”的“她”；还有“你”周遭发生一系列似乎与黑豹有关的恐怖事件。这些现象似是要唤起“你”的记忆，也像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无法否认“黑豹”的存在。然而，“黑豹”最终还是被“野兽”所替代了：

有个男人突然死了。他死在山边的菜园里。喉咙都烂了，那一带的树干上还留有脚印。任何人看到那样的伤口都会说他是被野兽咬死的。¹⁰

“真是惨不忍睹，我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身体已经不成人形了。内脏没有了，眼睛，鼻子，全都没有了，不知道是被咬还是被炸……真是可

¹⁰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160。

怕。”……“报告出来了！是野兽，是动物咬的，不是他杀！”¹¹

老军人说的黑豹吃人事件在大众面前真实发生了，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黑豹是不被记得、不被承认的，但它却是真实、无法避之的存在，所以人们也只能说它是一只在自己认知范畴内的“野兽”。认可“黑豹”会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相吻合，故而为了与我们的集体记忆相符，那段历史终究必须被遗忘，就如同小说中“你”的失忆及“她”的失踪一样。

“你”长着一张与马馗（二十五年前消失的马共成员）一样的脸，然“你”却没有他的记忆；黑豹一直在“你”体内沉睡，然“你”却不记得它的存在。

“她”身材窈窕，头发黑得发蓝，非常漂亮；“她”看似只有二十七八或三十岁左右；“她”失踪了二十五年但并没有在脸上及身上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她”中间那二十多年、三十年的岁月究竟去了哪里？

“你”那记忆的缺失与“她”那二十五年时光的丢失，都指向了大众对马共记忆缺失的一大版块，人们无法把马共置入已经过去的时间，简言之，马共被人们放逐于历史之外。¹²从他们走入森林，马共便成为了一个禁忌的话题，彻彻底底的从大众的视野里消失。直至他们走出森林，有关马共的话题方才得以复现，他们重新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重新被讨论。然而，重视此次回归的人必然发现大众对马共的记忆仅仅只有表面的森林、神秘、阴暗等，对于他们那段森林内的历史，一概不

¹¹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206。

¹²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页 89。

被大众所知悉，就如同他们缺席了这场历史的舞台一样。如果承认他们的历史，承认“黑豹”的存在，就等于挑战既有的认知，这无疑将引发集体尴尬。¹³

那段被遗忘的马共记忆终将置于历史之外，“黑豹”也终将会被“野兽”、“黑猫”、“粉红豹”等所替代。沉睡在“你”体内的黑豹带着马馗的记忆苏醒了，然而它首先做的是啃咬“你”的头颅，把那未能消灭的记忆残渣一并吞没，并朝森林的方向奔跑，回到那不能出声而必须沉默的夜晚。

第二节 “黑豹”的形象

黑色，给人呈现出一股神秘、忧郁、不安的感觉，在这篇〈黑豹〉里，贺淑芳以“黑豹”作为马共神秘的化身，它时隐时现，无法捉摸，然而当它出没之时必将会发生恐怖血腥事件：

他的脸孔已经完全被咬食殆尽。胸部以下大概是啃光了，连肠子都找不到。支

离破碎的身体残片散落在灌木丛中。黑色的血迹像阴影一样藏在草丛间。……

微风吹拂，腥味扑鼻。¹⁴

¹³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页 88。

¹⁴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64-165。

血腥味弥漫的范围很大……像花瓣似的撒下红得发紫的肉屑和头骨，以及有如生物科教室里被学生捣碎的肋骨，上面黏黏答答地附着不知是粪便抑或尿液等不知名的液状物，一直蔓延到榕树的缕缕须根上，往上看在树叶与枝叉之间还托着一堆零零落落的皮肉与骨头碎片，和一堆毛发掺和在一起……¹⁵

显然，贺淑芳笔下的黑豹，即马共书写，是充满红色、血腥味的，象征着马共的黑豹凡走过之处必将会成为血淋淋的现场；与马共有联系的“她”身穿一件红衣；就连那个前马共老军人最后也成为了一摊摊血肉模糊的残片。此外，黑豹不但喜好吃人，还喜把受害者的身体咬得面目全非，把各个部位撕扯弃至各个角落，并且还专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攻击：

这不是第一单，大概是也不是最后一单……死的都是一些不值得费心的人，很多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怜。一些蹲在这里那里跟你们伸手要钱的人，跟你们讲 tolong 的人……¹⁶

当发生这类残忍的死亡事件时，众人第一个联想到的是被野兽（黑豹代称）咬死的，这暗指了众人对马共的记忆只有血腥、暴力、凶残的。在众人的记忆中，马共喜爱杀戮，更不会怜悯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百姓，对这些可怜之人百般欺压、杀害。马共不但滥杀无辜，小说中的他们还朝警察局扔手榴弹，更残忍到对自己的同伴下手，并且还把同伴生下来的孩子处决掉。马共这种种残暴的行径，与官方历史

¹⁵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93。

¹⁶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96。

塑造中的马共——一群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大同小异。其实，对于官方塑造及大众记忆中马共残暴的形象，作为马共领袖的陈平并不完全否认曾经残暴的行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行为的不恰当之处。¹⁷然而，对于滥杀无辜平民及处决反对马共的人的指控，陈平是持反对态度的。¹⁸

贺淑芳以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呈现了马共的面貌，就连从马共老军人嘴里说出的“黑豹”也是很难对付、脾气特别坏、会吃人的。作者无疑成了官方主流话语的合谋，把马共真正的历史掩盖，剩下的只不过是血腥、残暴、神秘的马共掠影。¹⁹然而，对于这些集体记忆，其实以“我方”（马共）的立场来看，武装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得不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²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共份子的回忆与新生代作家对马共印象的落差。

¹⁷ 陈平等著，方山等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2004），页 249。

¹⁸ 陈平，《我方的历史》，页 461。

¹⁹ 彭贵昌，《论马华七字辈作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广东：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 51。

²⁰ 陈思和、许文荣，《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页 83。

第三章 言论禁区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由三大民族及多个少数族群组建而成的国家，其宗教、文化、语言的多元并没有使得如今的族群分崩离析。虽在早期的马来西亚曾发生过多起种族暴动事件，如最为轰动、伤亡最多的五一三事件，及大规模逮捕示威者的茅草行动等。但后来随着官方持续推动团结的政治理念，成功让各族之间维护了现有的和平。然而，在这和平表象下却依旧有许多是不可触的，多元国家在种族、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必定处处充满许多禁区，人们在言行上也会变得时刻小心谨慎。尤其是有关宗教的禁忌，更是不可被挑战、撼动的，一旦走入这禁区，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引发族群之间的矛盾及冲突，闯入者更可能会赔上自己的未来。

本章将主要以贺淑芳的〈湖面如镜〉进行论述，小说中压抑的氛围，主人公时刻警惕的状态，那股藏在湖面下的暗流隐隐欲动。〈湖面如镜〉以那宗教禁忌为题材背景，真实映现了人们战战兢兢不敢言的现实。

第一节 沉默下的暗流

贺淑芳的〈湖面如镜〉以冷静、克制的笔调叙写发生在充满宗教禁忌的校园内的荒谬现实，有意揭露族群之间和谐表面下的暗流涌动。²¹作者以一名职业为大学教师的“她”为叙事视角，通过描绘她的心理活动及道出校园内发生的事件来揭露她沉默不语的真相。她近乎神经质地时时刻刻叮嘱自己不要忘记分寸，并且一直小心避免职场上触礁，她每天谨言慎行，尽量少说话，但处处设防的她还是不小心触礁了：

“听学生说你在班上颂扬同性恋？”他问她。“而且还叫一个穆斯林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²²

事件起因于她在自己的英文文学课堂上容许了一名穆斯林男学生朗读 E. E. 卡明斯的诗，随后这名男学生在网上念这首诗，并上传了一支同性恋出柜告白的影片。这让院方接获到学生对她的投诉，投诉她在课堂上颂扬同性恋，导致她必须接受纪律委员会的调查。基于伊斯兰教较为保守的教风原因，同性恋对穆斯林来说一直是个相较敏感的话题，即便是对于相对“开放”的马来西亚非穆斯林来说，大多也都对同性恋课题不予讨论。小说中的事件发生于课堂之内，对于文学课就有关同性恋的作品进行分享及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但对于制止一名宗教身份较为敏感的穆斯林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是可以办到的，然而，她却没有制止他。她并非是想颂扬同性

²¹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页196。

²²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99。

恋，也并非是想挑战他人的宗教禁忌，她只是没有想太多，在那愉快欢乐的课堂氛围里放松了警戒而忘了想太多，无意间触犯到宗教禁忌使得自己被投诉，就此陷入了未知的未来。

然而，还没等到纪律委员会的召唤，另一件更荒谬、把委员会的焦点从她身上转移的事件发生了：

据说，她在课堂上谈到了伊斯兰对女性仪容的要求，她说那是一种试图与世俗区别以成其神圣的做法，实际上却是对身体的制约……这触怒了一些穆斯林学生，起初他们到办公室找她讨论，然后发现她“态度不当地对待可兰经”。学生发信向院方投诉，于是各种责备与抨击排山倒海而来。适逢她聘约到期，院方便决定不再给她续约了。²³

平日里看似一片祥和的校园因一位年轻女教师不加以避讳地就伊斯兰女性仪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被打破了，女教师在课堂上逾越的言论冒犯到伊斯兰学生转而来办公室找其讨论。对于伊斯兰女性而言，她们认为穿戴头巾代表着得到了阿拉真主的庇护，然而，双方不同的立场使得庄重的教师办公室成了两族之间发生矛盾的现场。真正使这件事进一步激化的是女教师“态度不当地对待可兰经”，所谓的“态度不当”，即在弯腰从抽屉里取出东西时身体越过了可兰经，这一“不当”的行为被学生写信投诉并导致女教师失去了与院方续约的机会。学生投诉的举动可视之为捍卫被言论自由侵犯的宗教信仰而采取的反击。院方聪明地以合约到期、课

²³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01-102。

程改革、系所发展方向改变为由而不再与这位女教师续约，丝毫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学生投诉的事，使女教师连成为一个言论受限下的受害者的资格也被完美地规避。

这两起教学事故，及“她”处处设防的心理，映现了马来西亚禁区处处让人动辄得咎的现实。²⁴无可否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容易因踏入到他人的宗教禁区而一触即发，有者还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未来。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谨言慎行、小心绕过这禁区，但很多时候，一个人连何时踩入到这禁区也是难以预估的。

小说中的第一句也既是小说的结局——险些翻车冲进湖里，那辆“悬”在湖面，进退两难的车辆，贾颖妮认为似乎是隐喻了华人在马来西亚逼仄生存的处境。²⁵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的“外来移民者”，政策的偏差似乎已经成为了件司空见惯的事，但从小说的脉络来看，它似乎还暗喻了少数声音夹缝求存的处境，暗喻了挑战自己宗教禁忌的人所处的困难境地，就如文中的那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穆斯林男学生：

你那个学生搞自拍、把自己的录影传上网，又在网站上念这首诗、又搞了同性恋出柜的告白。你应该上去看看，看看有多少人在那里留言威胁说要杀死他……²⁶

男学生触犯自己宗教禁忌的行为使得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小说中虽没表明那些留言威胁说要杀死他的人是谁，但就小说里那充满宗教魅影的氛围来看，抨击他的人想必都是虔诚的信教者，其中当然也不乏他所信奉的宗教之信徒。当“她”上

²⁴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页 196。

²⁵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页 196。

²⁶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00。

网翻找男学生的影片时，却发现短片已经被封锁了，眼前的屏幕只显示着一行字——此片已严重威胁他人安全，不再播放。一支承认出柜的影片，居然上升到了威胁他人安全的地步？一位被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居然成为了加害者？这块法外之地的网络，像是被某种诡异的力量支配着，扑面而来的窒息感，网络已不再是畅所欲言的地方。作者以极度荒谬的事件，展现了宗教禁忌不可被撼动的现实，也透露了欲挑战宗教、言论禁忌的族人更会遭到族内强烈报复的行为。有关男学生的后续文中仅交待了一句：

没再看到那戏剧系的马来男生，到处都看不见他。²⁷

在“她”被院长喊到办公室训斥之后，校内便再无人提及此事，原要受到纪律委员会调查的“她”，似乎也不了了之了。作为教师的“她”，没有收到任何一则有关他离校的消息。院长、教师、学生，大家仿佛有股无形的默契，心照不宣地对此事闭口不谈。沉默，似乎可以淡化记忆，也似乎可以平息暗流。作者对男同学的轻描淡写，犹如想透露，只要保持沉默，一切就能回归平静，暗流也就仿佛从来不存在。

第二节 “火线”与“湖面”之寓意

“要尊重别人，不要去踩你踩不起的火线。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的学生，

²⁷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102。

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也非常非常地敏感。”²⁸

这是来自〈湖面如镜〉里院长对教师们语重心长的劝告，也是一种警告，对那些意欲触碰火线之人的警告。在此之前，院长就已再三强调了触碰火线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反复提醒教师们务必小心说话，可见这火线是极其危险的。

“火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此乃作战双方对峙的前沿地带，也是电路中输送电的电源线。而在〈湖面如镜〉里，贺淑芳以“火线”这一危险的区域及物品作为小说的其中一个象征体。小说中发生的两起教学事故，即第一起的主人公因没阻止一位穆斯林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而被投诉并面临委员会的调查；及第二起的女教师因提出穆斯林女性仪容是一种对身体的制约之看法而引起了穆斯林学生的众怒，最终因“态度不当”地对待可兰经而不被院方续聘。通过这两起都涉及到宗教禁忌的教学事故，不难看出作者是以“火线”作为族群与族群之间闯不得的言论禁区，以及诱发种族矛盾的导火线之象征。

院长的那句“踩不起的火线”似乎也隐藏了另一种涵义。“火线”是“踩不起”而非“碰不得”的，除了带有将会为此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的涵义之外，似乎还暗喻着那仅是你我踩不起的火线，然而一些政客或为了名气的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用这道火线来大做文章，煽动种族情绪，以“火线”作为得到政治上的扶持和获得声望的捷径。

²⁸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1。

此外，在〈湖面如镜〉中，贺淑芳也借由“湖面”来形容种族之间的关系。看似风平浪静的湖面，实际是暗流涌动的湖底，小说中主人公对湖的儿时记忆，好比如今成年后在校园里的状况：

关于小时候的假期，她记得一件事……那是又大又深的湖。那里的人都撒网在鱼排周围养鱼，一排排竹条紧缚，把湖面分成了一国一国……²⁹

以竹条划分成一国一国的湖面，就好比以宗教肤色划分的种族，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像画了一道隐形的线，彼此互不越界，维持着表面和谐的关系。有时候鱼网破了，舅舅便会潜进水里修补鱼网，这行为不禁让主人公发出了疑问：

她问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张鱼网拉上来，表哥说，这很难，因为这张网又大又重，他们已经在湖底用绳子与钉子固定了位置，若把鱼网拉上来，只会扯出更多破洞，所以呢，这网动不得。³⁰

湖底下三不五时破洞的鱼网，犹如种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紧张的暗流；鱼网拉上湖面只会扯出更多的破洞，也犹如种族之间的关系会因冒然踏入到对方的禁区而更加紧张；舅舅潜进水里修补鱼网的这一行为，亦犹如种族之间的关系能维护现有的和平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背后有多少人人为此付出了努力是鲜为人知的。从湖面竹条的划分再到湖底破洞的鱼网，都真实反映了种族之间的关系，映现了种族之前只

²⁹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4。

³⁰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4。

是维持了表象上的和平，实则却是暗流汹涌。另外，作者也以“水面”带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想法：

打从以前开始，她就喜欢马来文中的“表情”这个词语，air muka。脸上的表情，掩不住的心情。有风就起皱了，或许所见者实是旁观者自己的心影也说不定。³¹

马来文的“表情”，air muka，直译含有“水面”之意，作者以“水面”道出了种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暗流的真相。在此之前，主人公与一马来教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在这轻松愉快的氛围不禁问起对方是否曾教过华裔学生，然而对方从容不迫的回答却让主人公对她升起了别样的看法：

她还是为这明知得答案震惊，同时感到这样的明知故问确实是太无聊了，对方会否感到困扰呢？她会认为这是个怀有敌意或故意找麻烦的问题吗？不知道这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回答时仿佛只是平静地说一件事……³²

从这件事与那句“或许所见者实是旁观者自己的心影也说不定”，道出了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不和谐往往是以自己的主观想法去看对方而导致的。后来的主人公便不再有心情聊天了，她望向被雨拍湿的窗外风景，心不在焉地回应马来教师。渐渐地，她被眼前的景物及所处的境况触动，进而以“水面”带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亦或是反思她当时对马来教师升起的看法。

³¹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8。

³²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8。

第四章 宗教与族群认同

认同，是指一种特定的心理趋向，对某种事物产生感性或理性的认定与赞同，进而化为身份、知性与生命的一部分，它涉及的界域不但有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还有如国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乡土认同、及阶级认同等多方面的领域。³³宗教认同，是以教徒之间的共同信仰以区分他人信仰以外的人；而族群认同，是强调族人之间的共同祖先、血缘、及文化等以划分“我族”与“他族”。它们两者之间互相有着一定的联系，一般而言，宗教认同会有助强化族群的认同，也能起到增强族群凝聚力的作用。

马来西亚有着一个鲜少被人们关注的群体——皈依或信奉回教的华裔，他们不像早期的华裔与巫裔通婚的峇峇娘惹，成功通过两族之前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少数族群。马来西亚的华裔穆斯林，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特定的族群，只能长年游走于华裔与巫裔、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身份之间。本章将以《别再提起》、《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这三篇小说进行讨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围绕着一名穆斯林华人展开的故事。

³³ 陈思和、许文荣，《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页 49。

第一节 徘徊于边缘的“他者”

《别再提起》、《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这三遍短篇小说，皆是围绕着一个族群的“他者”展开故事。族群的“他者”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族群内部元文化以外的边缘成员，及“异族的他者”。³⁴这三遍短篇小说中的“他者”不外乎都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我族以外的都是被边缘化的“他者”，是无法或很难被我族所接受的存在。此外，文中的“他者”也都被描绘成负面、悲剧的形象，是低劣的同时也是可怜的。

无论是《别再提起》中后天皈依回教的华裔，还是《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里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信奉伊斯兰教的华裔，他们不管是在族群内部还是族群外部，都是“他者”的存在。他们是华人心中的“他者”（叛族者），也是巫裔眼中的“他者”（异族），是徘徊于华裔及巫裔之间，无法被接受且获得包容的“他者”。以《别再提起》为例，小说以“我”的记忆讲述在二十年前上演的一场闹剧，一场在葬礼上抢夺大舅父尸体的闹剧。当年，宗教局代表、警察、官员等人带着一份公文来到大舅父的葬礼与家属谈判，公文及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证明了大舅父是一位回教徒，所以身为非回教的大舅母不能办理回教徒的葬礼，哪怕他是她丈夫，尸体也必须交还给第二任的马来妻子，只有回教徒才能替回教徒操办葬礼。家属的反抗不从，宗教局方的强硬态度，于是一场抢尸闹剧就此上演了。这场

³⁴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页 86-87。

闹剧的最后，是家属成功把尸体排出的粪便给夺回来，是宗教局同意把这堆粪便交由给家属埋葬而宣告落幕。对于这场闹剧，“我”的爸爸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

谁教华人这样贪小便宜，要申请廉价屋呀、德士利申呀，统统以为姓敏阿都拉
就好办事……³⁵

这段话，真实反映华裔在这个政治体系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然而，因政策分配的不均而为了生活不得不修改姓名的大舅父，却被说成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他无法获得族群内部的谅解反被讥讽的事实，也侧映出与他情况相似的人容易被同一族群给边缘化的现实。此外，“我”在多年以后回访那些曾经参与过这场闹剧的人，然而他们却好像失忆了一般，与“我”的记忆不相符；而作为闹剧主角的妻子——大舅母也在这二十年间从未提及过此事，这场闹剧就好像是一场极为和平的事件。他们选择性的遗忘及沉默，暗喻华裔在巫裔文化霸权下的压抑失声。³⁶不但如此，他们还似乎是要以无声的方式把这个被视为族群的背叛者给遗忘，把他排除到我族身份之外。到最后，大舅父既成为了那个让人们不愿提起的“他者”（叛族者），也成为了那个连他也不愿承认的“他者”（回教徒），在生前的他也多次尝试过更改姓名，然而直到离世之时都没能成功，华裔及巫裔、道教及回教，死后的他也还要继续在这两者身份之间徘徊。

³⁵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256。

³⁶ 马峰，〈从华文女作家作品看马、新、印尼的族群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页 121。

如果说《别再提起》的大舅父是一个不幸的角色，那《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的阿米娜更是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

关于阿米娜……一九七五年出生于吉打州华玲新村。祖父是阿都拉洪，祖母是徐小英。父亲是韩沙阿都拉，母亲是高美美……和非穆斯林的男人同住在首都蕉赖市美丽花园第七路四A巷门牌三十五号。当过餐厅女侍、酒廊女侍、理发女郎。一九九三年开始申请退教，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回教法庭下判仍归属伊斯兰……³⁷

从《Aminah》里对阿米娜的完整介绍，可以知道她是一位皈依回教的华裔后代。虽然阿米娜从出生开始就被冠以回教徒的身份，然她却拥有不明确的宗教族群认同，在她十八岁的那一年，终于等到成年的她主动向宗教局申请退教。然而，在马来西亚作为一位穆斯林的后裔申请退教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她不但申请退教失败，还因为这一行为而被扣上品行不良及试图叛教为由送进了“信仰之家”。在“信仰之家”外，阿米娜的华裔男友就此抛弃了她，甚至连她的亲生父母也从未来探望过她；而在“信仰之家”内，虽然老师们都以关爱之名对阿米娜进行了许多辅导，但老师们都以至高的角度把罪名推到阿米娜身上，并打从心眼里认为她是乱搞男女关系、本性败坏的浪荡女。无缘无故背负的罪名、家人们的漠视机抛弃、老师们的污蔑及不理解，使阿米娜渐渐开始失常，她经常会在夜里裸着身体梦游，她的疯癫无疑是对以崇高的理由将她幽禁在这里的抗议。在这个“信仰之家”里，她慢

³⁷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116。

慢地迷失了自己，迷失在华裔、巫裔、穆斯林、非穆斯林的宗教族群身份里，她只能四处徘徊，以“他者”的身份徘徊。

第二节 “栖”的意象

贺淑芳的《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以“我”的视角讲述着阿米娜的故事，这个“我”是阿米娜的另一个姓名——张美兰，是那个妥协于现实而隐藏在阿米娜躯壳内拥有华裔身份认同的意识。文中频繁出现了一个意象——“栖”，它是推动这篇小说进程的一个重要引子：

一个念头浮上来，使我心头蹊蹊地跳，我很想叫阿米娜逃跑……一个像青蛙那样的人（姑且称之为栖）出现了。但首先必须要让栖逆着沙漏往上游，才能使阿米娜意识到栖的存在。³⁸

单字的一个“栖”，是一个抽象化的字，但在这篇小说的开篇作者就赋予“栖”一个具象的身份，它是一个长得像青蛙的两栖人，并是在“我”拥有逃跑念头的那一刻起才出现的。这里的“栖”，可以是活得像两栖人的象征，在水陆两地之间不断迁移，无法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栖身之所，即徘徊于宗教族群两者的身份认同之间的象征；同时也还可以是逃跑意识的象征。然而，这个“栖”却还未被阿米娜所

³⁸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37。

察觉到的，直至阿米娜听见莎依玛说想结婚只因为想回家后，“栖”便悄悄地从流沙里浮了上来。确实，没有什么比嫁给一个回教徒更能确保她们继续相信阿拉了，嫁人是她目前离开这个“信仰之家”的唯一选择，然而她并不想嫁人，但也不再拥有勇气反抗，因为她曾经的反抗，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延长逗留的法庭新令通知，逐渐地她的勇气已被耗磨，对于反抗已力不从心。既然无法正面反抗，那就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拯救自己，偷偷地逃出这个地方。

此外，在“栖”祖先的故事中，可以从中追溯出为什么会有两栖人的存在：

落到地上的祖先非常恐惧，他用上了一把刀。他在田边看见一只长角的庞然大物，凶猛地朝他冲过来。他沿着田野的泥路奔跑，死了牛的村人挥着锄头与镰刀在后头追。田野辽阔无可遮蔽，他惊惶地寻找庇护。他拼命跑，最后逃进了皇宫。在花园里，苏丹正在散步。苏丹看见了栖的祖先狼狈的样子，也看见了后面愤怒的人群，于是他说，让我来保护你吧，不过你要来做我的孩子。³⁹

落在地上的“栖”的祖先，有如第一次来到这块国土的我们的祖先；着路后他遭到的一切危险，就有如暗喻当时来到这块土地的祖先在生活上所面对到的种种困难，比如政策上的资源分配不均与偏袒，使得祖先的生活非常艰辛；到最后他逃进了皇宫得到苏丹的庇佑，亦有如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那既是皈依回教从而获得资源的优待。原以为做了苏丹的孩子（皈依回教）就能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没想到那是进入了另一场的追逐战，“栖”的祖先依然在急促地狂奔，在这一次的狂奔

³⁹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51。

中，不仅是为了生活的狂奔，还是悬在两者对立的过去与未来，亮与暗的狂奔，这似乎可以解释为是在对立的宗教及族群之间对身份的追逐。

第五章 结语

本论文以社会意识的视角从贺淑芳的《迷宫毯子》及《湖面如镜》这两本小说集当中选取了五篇意识尤为浓烈及突出的作品进行探讨。无论是与历史有关的“马共书写”，还是与宗教及族群有关的“言论禁区”及“宗教与族群认同”，作者都以压抑的氛围来表述出对历史的遗忘、宗教与族群的冲突及排他性的担忧。

从贺淑芳的〈黑豹〉来看，作者继承了新生代作家对马共形象模糊化的特色。在贺淑芳的笔下，黑豹是马共的化身，它来无迹去无踪，但当它出现时就必定会发生流血事件。马共成了那只会随机杀人及吃人的黑豹，也成了一个很神秘、黑暗的存在。另外，主人公“你”遗忘的记忆，及女主人公“她”失去的时光，都象征着大众对马共记忆的丢失，对那个“我方”记忆的遗失。

〈湖面如镜〉这篇小说，贺淑芳以冷静、克制的笔调，一个接一个地揭开因没有掌握好说话分寸而导致冲突爆发的校园事故，揭示了族群之间和谐表面下的暗流。无可否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容易因一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的话，只要是触犯到对方的禁忌，便会一触即发。为了避免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湖面如镜〉中的人们，都是谨言慎行的。

而在〈别再提起〉、〈Aminah〉以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这三篇小说中，虽然核心人物都是那些皈依或信奉穆斯林的华人，然而他们却拥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但就算他们的故事有所不同，到最后也都难逃那徘徊于华裔与巫裔，穆斯

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从而揭露这批“他者”的生存困境，也揭示出族群内部对“他者”的排他性。

最后，〈别再提起〉中家属们多年后对那场闹剧的沉默，暗喻华裔在巫裔文化霸权下的压抑失声；及〈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中噤声的梦游者，对那以崇高理由将女孩们幽禁于“信仰之家”的反抗。笔者认为，贺淑芳以这沉默迂回的独特写作方式发出震耳欲聋的批判正是其小说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书籍

1. 陈平等著，方山等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2004。
2. 陈思和、许文荣主编，《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4。
3. 贺淑芳，《迷宫毯子》，台北：宝瓶文化，2012。
4. 贺淑芳，《湖面如镜》，台北：宝瓶文化，2014。
5.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
6.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期刊论文

1. 陈梦圆，〈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叙事探析〉，《名作欣赏》2013年第29期，页75-76。
2.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页191-197。
3.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页83-90。

4. 马峰, 〈从华文女作家作品看马、新、印尼的族群问题〉, 《民族文学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页 117-125。

学位论文

1. 彭贵昌, 《论马华七字辈作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 广东: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